

徐复观全集

国族无穷愿无极
江山辽阔立多时

九州出版社

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014042784

B222.05
128

徐复观全集

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九州出版社

B222.05
128



北航

C172918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 徐复观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3. 12

(徐复观全集)

ISBN 978-7-5108-2552-1

I. ①儒… II. ①徐… III. ①儒家—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429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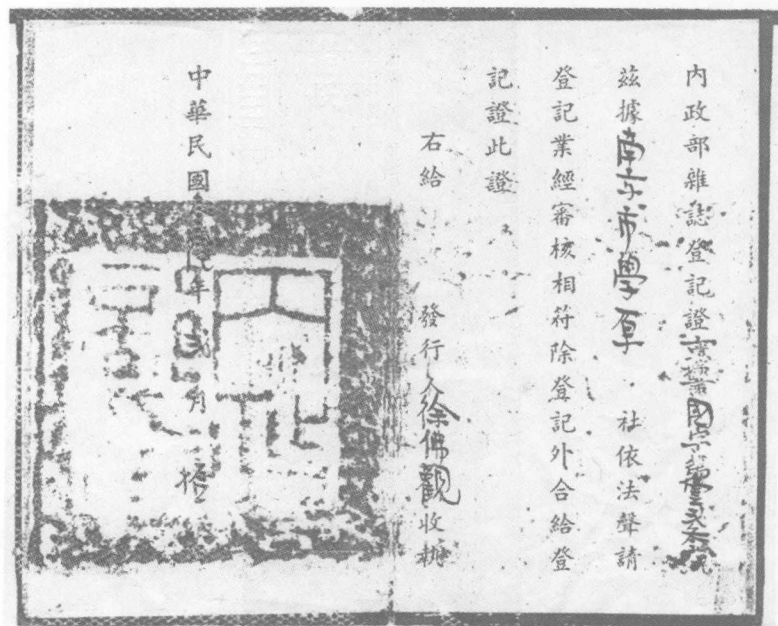
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作 者 徐复观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 毫米 × 950 毫米 16 开
插页印张 0.5
印 张 17.75
字 数 19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552-1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徐复观（右二）与唐君毅（左一）、程兆熊（左二）、牟宗三（右一）1970年合影



《学原》杂志登记证

出版前言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散见于海内外多家出版社，选录文章、编辑体例不尽相同。现将他的著作重新编辑校订整理，名为《徐复观全集》出版。

《全集》共二十六册，书目如下：

一至十二册为徐复观先生译著、专著，过去已出版单行本，《全集》基本按原定稿成书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 一、《中国人之思维方法》与《诗的原理》
- 二、《学术与政治之间》
- 三、《中国思想史论集》
- 四、《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 五、《中国艺术精神》与《石涛之一研究》
- 六、《中国文学论集》
- 七、《两汉思想史》（一）
- 八、《两汉思想史》（二）
- 九、《两汉思想史》（三）
- 十、《中国文学论集续篇》
- 十一、《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与《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
- 十二、《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编辑《全集》时，编者补入若干文章，并将原单行本《公孙龙子讲疏》一书收入其中。
- 十三至二十五册，将徐复观先生散篇文章分类拟题编辑成书：
- 十三、《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 十四、《论知识分子》

十五、《论文化》(一)

十六、《论文化》(二)

十七、《青年与教育》

十八、《论文学》

十九、《论艺术》。并将原单行本《黄大痴两山水长卷的真伪问题》一书收入其中。

二十、《偶思与随笔》

二十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一)

二十二、《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二)

二十三、《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三)

(二十一至二十三册是按《学术与政治之间》的题意,将作者关于中外时政的文论汇编成册,拟名为《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篇》。)

二十四、《无惭尺布裹头归·生平》。并将原单行本《无惭尺布裹头归——徐复观最后日记》收入其中。

二十五、《无惭尺布裹头归·交往集》

二十六、《追怀》。编入亲友学生及各界对徐复观先生的追思怀念以及后学私淑对他治学理念、人格精神的阐明与发挥。

徐复观先生的著作,以前有各种编辑版本,其中原编者加入的注释,在《全集》中依然保留的,以“原编者注”标明;编辑《全集》时,编者另外加入注释的,以“编者注”标明。

为更完整体现徐复观先生的思想脉络,编者将个别文章,在不同分类的卷中,酌情少量选取重复收入。

《全集》的编辑由徐复观先生哲嗣、台湾东海大学徐武军教授,台湾大学王晓波教授,武汉大学郭齐勇教授,台湾东海大学薛顺雄教授协力完成。

九州出版社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编者前言

徐复观教授，始名秉常，字佛观，于一九〇三年元月卅一日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徐家坳凤形湾。八岁从父执中公启蒙，续在武昌高等师范及国学馆接受中国传统经典训练。一九二八年赴日，大量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后入日本士官学校，因九一八事件返国。授身军职，参与娘子关战役及武汉保卫战。一九四三年任军令部派驻延安联络参谋，与共产党高层多次直接接触。返重庆后，参与决策内层，同时拜入熊十力先生门下。在熊先生的开导下，重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并从自身的实际经验中，体会出结合中国儒家思想及民主政治以救中国的理念。年近五十而志不遂，一九五一年转而致力于教育，择菁去芜地阐扬中国文化，并秉持理念评论时事。一九七〇年后迁居香港，海人笔耕不辍。徐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辞世。他是新儒学的大家之一，亦是台、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是二十世纪中国智识分子的典范。

我们参与《徐复观全集》的选编工作，是以诚敬的态度，完整地呈现徐复观教授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和执著，对理念的坚持，以及独特的人生轨迹。

九州出版社出版《徐复观全集》，使得徐复观教授累积的智慧，能完整地呈现给世人，我们相信徐复观教授是会感到非常欣慰的。

王晓波 郭齐勇 谨志
薛顺雄 徐武军

目 录

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	1
一、环绕此一问题的论争.....	2
二、儒家精神的基本性格.....	13
三、成就中的限定.....	28
四、时代的新生.....	38
为生民立命.....	49
日本德川时代之儒学与明治维新.....	53
儒家在修己与治人上的区别及其意义.....	61
国史中人君尊严问题的商讨.....	79
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	87
一、了解历史文化的态度.....	87
二、孟子政治思想的结构.....	89
三、孟子不重法治吗?.....	92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成长.....	98
一、忧患意识的宗教精神.....	98
二、从天命向人性的推移与融合.....	101
三、作为发展成熟的性善说.....	104
中庸政治领导人物的古典形相.....	109

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政治——与白思都等博士书	115
孔子德治思想发微	121
一、在夹攻中的中国文化	121
二、美国费正清所提出的德治问题	123
三、德治思想的背景	127
四、德治思想的根据	130
五、德治的积极内容	132
六、德治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中的影响	137
中国文化中“平等”观念的出现	143
孔子的“华夷之辨”！	147
日本一位现代知识分子对《论语》的反省	151
为孔子作证的一位外国学者	156
孔子历史地位的形成	161
人类之宝的古典——《论语》	166
孔子在中国的命运	171
韩非心目中的孔子——教师节献给孔子在天之灵	183
面对时代浅谈孔子思想	188
孔子与《论语》	200
王船山的历史睿智	208
孔子思想的性格问题	212
一个政治家的王阳明	219
孔子与马克思——为纪念一九七九年孔子诞辰而作	233
向孔子的思想性格的回归	
——为纪念一九七九年孔子诞辰而作	238
孔子政治思想对现代中国的“照临”	249

徐复观谈学术与政治的关系（节选）.....	255
儒家与中国专制制度的关系	255
中国专制形成的原因.....	257
经学的传承.....	260
缠足与鸦片	265
朱元晦的最后	267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性善说与民主政治.....	272

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与新生

这篇长文是作为《民主评论》三卷十期的副册刊出的，时间大概是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五日。此文刊出后得到许多朋友的推许。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一是老友王新衡先生五月十四信中有谓“你把唐君毅先生写的滞涩的、枯燥的题目，写成了火一样的充满热情的檄书，读了以后，的确很使我感动！你把国民党的失败归咎在‘低级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上，这一点尤获我心……”王先生真正了解我这篇文章是在沧海横流的感愤中写出的，我的目的不在谈医学原理，而是面对病人要提出一种方剂。

另一是当时台湾大学文学院长沈刚伯先生五月九日的信中有谓“自甲午以来，便不断有人谈中西文化问题，而迄今无一篇理解双方，言之中肯之作。有之当自老兄此文始。且喜且佩。今日与诸同事谈之，亦多以为剥极必复，事理之常。转风易俗，当赖此文……”这是就我文章中作了若干中西文化比较来说的。这一点使我常常感到不安，恐怕言之太易，流于空疏无实。这些年来，不曾将此文汇印的原因在此。

最近偶然发现此文，重阅一遍，感到文中所说的依然有时代的意义，而我的热情已不及当年，不觉为之感叹。

一九七九年五月八日志于九龙寓所

一、环绕此一问题的论争

我这里所说的儒家精神之基本性格，实际就是对中国文化基本性格的一种尝试性的说明。不论好和坏，中国民族统一的性格，是在汉代四百年中由儒家精神所陶铸，所定型的。儒家精神，二千年来，自觉或不自觉地，从正面地或反面地，浸透到社会每一角落的实际生活中。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才意识地开始了艰辛的试炼；五四运动以后，才起了根本的动摇；最近则由共产党作连根拔起的“改造”运动。儒家不是宗教，但其一贯的精神，能贯注于实际人生之普遍而且长久，非世界任何“一家之言”所能比拟，所以也不妨称他为中国的非宗教性之伟大宗教。有人以为儒家在中国之能长久保持其特殊势力，系由于汉武帝听董仲舒的话，罢黜百家，独尊孔学，再加上后世帝王之不断提倡。殊不知汉武帝罢黜百家，仅系政府不与立学，并非禁止其自由流行。且西汉开国时，黄老之术特著，而董仲舒本人亦兼受阴阳家之影响。阴阳家五德运会之说，西汉末成为士人共同的政治理论，王莽因假之以篡汉。即以儒家本身而论，汉立十四博士以提倡讲习者皆为今文。但今文章句反皆佚失不传，直至清代始搜寻遗绪，稍复端倪。自西汉末以迄近世，普遍流通之儒学，率皆古文。古文在西汉不得立学，与诸子百家等，实系一种民间学派。故学术不能依赖政治以为其生命。中国历代帝王推尊孔子，或出于由社会风气所形成的个人景仰，或看重儒学是一种社会势力。政府对于学术，若超过其倡导的范围，而欲由统治阶级加以利用垄断，结果，只有扼杀学术。中国历史上，凡由政府钦定的官学，必不为社会

所重视，且必另有一民间学派起而对抗之。西汉之今文官学，亦历史上的消极证据之一。儒家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之基本文化，其原因在社会而不在政治。相反的，从历史上看，儒家精神，是浸透滋荣于社会之中，而委曲摧抑于政治之下。政治对儒家精神的正面作用，远不及其反面作用之大，因而儒家精神向社会之浸透，常遇着政治的压力而不免相抵相消，致使社会虽能因儒家精神而收保持延续之功，但不易收推动发扬之效。这一点，在以后还要提到的。本文之所以不标为中国文化之基本性格，只是为了避免许多不必要的误解。因为像这样大这样久的民族，在其发展过程中，当然还有其他副次的文化在发生作用。

其次我认定儒家精神是形成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则对于文化的涵义，应先略作解释。我的看法，文化是人性对生活的一种自觉，由自觉而发生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即价值判断）。动物一样地有生活，但它没有生活的自觉，因而没有对生活的态度，所以我们不能说动物的生活即是文化。人对其生活有了一种态度以后，便发生生活上的选择。更由这种选择以构成适合于其生活态度的格式和条件。这是由文化产生文明的过程。至于文明之可以促成文化，生活条件之可以促成生活态度，由这种相互的作用，而织成历史整个的过程，这是不待多说的。当生活的格式与条件，自觉其系代表自己之生活态度时，这是文化与文明的协调。当生活完全落入既成的格式与条件之中，而不复自觉其后面之生活态度与意义，则文明脱离了文化而成为死物，于是遂形成文化的衰落。文化的衰落，归结也一定会成为文明的破坏。经济的条件、地理的条件，只是人性凭以自觉的诱因，及自觉缘以发展的路线。这些对于文化的起源而言，仅能算是第二义的。而人性的自觉才是

第一义的。不然，便不能解释历史上何以不能保证在同样的经济地理等条件之下，一定会发生文化乃至同样的文化。至于铜器、铁器，一直到现代的电气种种，我认为这是某一时代文化所产之一部分。通过这些东西去了解某一时代的文化，当然是可以的，但总要再推进一步去。若仅说这些东西便是某一时代的文化，不仅是以偏概全，而且总是隔着一个层次，也不能说明同样用铜器、铁器，何以会产生不同文化的事实，所以，谈到文化，总是精神上的东西，其起源总是起于人性对生活之自觉。“夏尚忠，殷尚质，周尚文”，这种对三代文化史的精神说法，是否赅备、正确，乃另一问题，但作如此说法者之有此精神自觉，则系事实。至于问世界史中，何以有的有此自觉，有的却无此自觉，则是等于问人类心灵以何而发生，在目前，殆是无从致答的。

人性蕴蓄有无限的多样性。因人性所凭借以自觉的外缘条件之不同，所凭借以发展的外缘条件之不同，于是人性总不会同时作全面的均衡发展，而所成就的常是偏于人性之某一面，这便形成世界文化的各种不同性格。我相信由各种文化的不断接触互往，人类文化能向近于“全”的方面去发展，但不能赞成以一种文化性格作尺度而抹煞其余的文化的武断态度。

中国人来谈中国的文化，来谈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家精神，应该是一件很自然之事。但奇怪的是，这种问题的提出，在中国任何地方，也确非易事。因为有许多人一遇见此类题目，便认为是开倒车，甚至是反自由民主。因此，对于目前流行的几种说法，要先提出来商讨一下。

有的人认为凡一谈中国文化，即是谈“道统”。而凡是谈什么“统”的，都是极权主义的帮凶。我觉得这是许多反对中国文化说

法中的一种最荒诞的说法。文化是人类历史之共同蓄积，只要承认文化，总得承认其由历史而来的文化之“统”。“统”即是传承。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过无“统”的文化。主张“是统便错”的人，实际他自己也是站在某种“统”的底下讲话。不过他认为他的“统”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反对旁人讲“统”。至就政治的关系而论，统治集团，固然有的假借其历史文化的传统以济其私的，但这要合着其他许多条件去衡断。假借历史文化，在其许多条件当中，只算是一种粉饰而附带的条件，不能因此便一口断定凡是谈“统”的就是极权。即就“统”的本身而论，固然不能说没有与极权相通的“统”，但未必没有与极权不相通的“统”。相反的，现在最不谈“统”的莫过于共产党。发展到一九三七年日丹诺夫对亚历山大的《西欧哲学史》的发言，提出“绝对的否定”的口号，而打击“统”到了极点，极权也到了极点（中共文化大革命中，也正是如此。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八日补志）。希特勒所标榜的是亚里安的血统，而不是希腊或希伯来的道统。墨索里尼所标榜的，是罗马的“权力之统”，而不是罗马法尤其是发端于罗马的自然法的道统。这两个魔王哪一个不是养几个文化流氓，要把自己的权威来代替欧洲思想的道统的。中国近代政治领导人物中，堂堂正正提出道统者是孙中山先生，但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伟大领导人物。中国专制帝王之御用智识分子，总是通过其各式的开科取士的“门生”而始能达到若干目的。这与今日之办各种训练班的用心，确无二致。但开科取士之与道统无关，以至中国真正读书人的一贯看不起任何形式的科举，与夫假借之终归假借，假借者可以无所不假借，这都不待多所举例而即可明白的。我不能说谈道统即是政治的民主，和上面已经说过的一样，

也还要看其他的许多条件。但我可以断言真诚谈道统的人，他对于自己国家民族的历史，对于比他早死了几千年的为了文化真切用过一番苦心的先哲，总是多一种亲切之情、虔诚之感、谦敬之意。这较之以一种阴狠狂妄之气，不问青红皂白，一口抹煞他自己的祖宗，骂自己的祖宗一钱不值的人们，其在政治上，当更容易接近民主。这些阴狠狂妄之徒之所以谈民主自由，是因为真正的权力不在他手上，聊以此作个人生活兴趣的挡箭牌，假定这些人一朝权在手，则充其阴狠狂妄，有“统”皆非的想法，便非大大地焚坑一阵不可。所以我主张不谈文化则已，一谈文化便应该谈“统”。我并且希望有些人出来断然以道统自任。

其次，有的人以为道统就是传统，谈道统就是尊重传统，即是妨碍创造。何况中国文化中缺乏科学，现在我们既需要科学，便不应该提倡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否妨碍现代化？是否科学以外即无所谓文化？这留在后面去答复。在这里我仅想指出，传统本身有许多层次。传统与创造的关系，也看是在某一种层次上去说，不能一概而论。近来许多人看到汤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历史之研究》中指出传统对文化之阻滞作用，欣喜若狂。但对于汤恩比的结论，认为欧洲要返回到基督的文化上去，而基督正是欧洲最大的传统，却又大惑不解。其实，近代的自然科学，正和民主政治一样，都是在英国得到健全的发展。历史家追寻其故，多认为系英国有数百年安定的社会环境，适于培养科学与民主。而致此之由，则为英国人重视传统，踏着传统而安定地前进。英国王室，是一个传统。重三百三十六磅，一度被盗，引起举国惶然的加冕石，也是一个传统。这些东西，对于英国以外的人而言，真是了无意义，但对英国而言，因为是他的传